

玉米

□南京 马浩

神农遍尝百草，却不知玉米味。

五谷之中，没有玉米的位置。玉米是外来户，为了名正言顺，善良的农人便把玉米续到了黍的名下，过继给了蜀黍（高粱），谓之玉蜀黍。玉米的老家远在美洲，据说是哥伦布带到欧洲，后又传入我国，落地生根，入乡随了俗。

而今，大街小巷，车站码头，但凡人流多的地方，都有卖煮玉米的流动摊点，沿街的早点铺，甚至水果摊也顺带煮玉米卖。煮熟的鲜嫩玉米棒，拿在手中烫烫的，热气从黄澄澄的玉米粒之间氤氲出来，清香扑鼻。在美味面前，矜持之类的表现瞬间化为乌有，怎么啃着过瘾就怎么啃，这时的人最为本真。

对于嫩玉米，我亦没有抗拒力，生熟不忌，有关它的“衍生”食物，我都照单全收。更多的人喜欢吃玉米，就是单纯喜欢玉米的味道。我对玉米的喜爱，似乎复杂得多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辛苦后的甘甜，差不多是甘苦的意味。一味的甜，腻人；一味的辛，苦人，甘苦交融的滋味，味厚绵长。如果诗中的禾是玉米苗的话，我曾是汗滴禾

下土的锄人。玉米的滋味，形而上，于我乃生活之况味。

有多少人见过，玉米从土地里刚钻出来的样子，那嫩绿的芽，钻头一般，芽头顶着晶莹的露珠，顺着苗茎遥遥望去，如一条清浅的小溪，远处飘荡着轻纱般的岚气，而今想来，如梦如幻。不日，嫩芽舒展开来，两片绿叶伸开了双臂，玉米在如火的烈阳下，快速地拔节生长，很快就抽苔顶花。都说开花结果，玉米似乎不走寻常路。玉米顶花时，亦开始结棒，玉米棒孕在腰间，与头顶的花，隔着数片狭长的翠叶，遥相对望。可以说，玉米在短暂的生命之旅中开过两次花，一次在顶，穗状，花小如米，明黄，一次在腰间的玉米棒头，花如缨，色初橘黄，后转为紫红。一阵风来，花穗的花粉飘飞，落到玉米棒的马尾缨上，方有金黄饱满的玉米。

玉米灌浆刚满未满，包浆尚未肉化，汁液乳白，鲜甜。这一时段的玉米棒，宜生啖。从玉米秆上掰下翠绿的玉米棒，撕去层层绿皮，皮色从外向里，颜色渐淡皮渐销，最内一层淡绿如纱，剥去这层薄纱，明黄鲜嫩的玉米粒都裸露了出来，丝线般的缨须根着在玉米颗粒间，撸去，一口下去，浆水便迸了出来，清脆鲜甜，盈口的玉米清香，那种快感，无可方比。而今，有了水果

玉米，当别论。

鲜玉米未老时，可以煮食，就像街头巷尾卖的。其实，烤着吃，味道更上一层楼。剥去皮，插在火叉上，火最好是柴草火，火性和软，火焰舔动着红舌头，火叉伸进火舌里，火焰映着人的脸红彤彤的，一脸的洋洋喜气。手慢慢地转动着火叉，玉米由金黄渐变成暗黄，进而变为焦黄，玉米的香气亦愈加浓郁，玉米棒也就烧好了。我急不可耐地想下口，太烫人，无奈，只得用手抠下两粒来杀馋，继而张口大嚼，玉米外焦里嫩，香甜耐嚼，唇齿不但留香，亦流香，嚼得满嘴的乌黑，一脸的花，相视大笑，而不知自丑。大快活也！

玉米的吃法愈朴素，其味愈本真。玉米糁子煮稀饭，用玉米面勾兑，汤稠稠的，玉米糁水亮金黄，佐以红萝卜干丁或黑咸菜丝，喝起来，那个美，可意会不可言传。玉米煎饼，好吃，石磨磨，手工烙，色金黄，香气四溢，皮圆润而匀薄，一折二，二叠为四，呈九十度角的扇形，卷上辣椒炒烤鱼，双手捧着吃，那个豪迈劲，又远出香辣脆柔煎饼滋味之上。用玉米面熥饼子，或蒸窝窝头，口味亦十分美妙。

围绕着玉米，有太多的故事，就此暂停，留点念想做余味。

寻访星星海

□河北石家庄 王南海

如果你未曾到达星星海，你永远无法读懂它的美。

星星海位于青海省玛多县，如果想精确地说出它的位置，只能说它位于西宁南面，很遥远的地方。可是，这样一个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，却是中华文化摇篮——黄河的源头。

也许越是美丽的地方，越是艰难而不易达。开车行驶在高原上，我的身边开始出现一个个小小的湖泊，清澈美丽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眼前有雄鹰飞翔，地面上一两只草原鼠飞快地跑过公路。开车至玛多，海拔越来越高，人也开始高反。

从玛多过黄河第一桥不久，就是星星海，藏语称“阿用贡玛错”，波光粼粼，清澈如镜。公路两边出现了更多大大小小的湖泊，有的极大，有的却小得只有方圆几米，映衬着天光云影。会发现水鸟多起来，它们快乐地聚集在水边，唱歌，游戏。这时，我看到路标写着：您进入星星海风景区。那一个连一个的海子，有鲜花和鸟儿相伴，

蔓延到天际。

玛多县号称“千湖之县”，而星星海中最著名的是扎陵湖和鄂陵湖这对姊妹湖。扎陵湖为白色，鄂陵湖为绿色，都透彻清亮，是天然形成的山水画卷。

我们开着车，缓缓驶入两湖景区。窗外，慢慢地开始出现湖面。从很小的湖面，慢慢地扩展开来。湖水拥抱着黄色的湖岸。也许是人迹罕至的原因吧，我感觉它要比青海湖美得更加纯粹、空灵。

人们说，纯洁一词用于青藏高原再合适不过。你看，那纯洁的天，如湛蓝的宝石，没有一丝污染；你看那纯洁的云，一大朵、一大朵，飘逸着，似乎伸手可得；你看那纯洁的地，广袤苍凉，似乎写满了神秘的传说；你看那纯洁的湖水，清亮亮，清澈而辽远；你看那纯洁的人，策马奔腾在草原上，嘹亮的情歌唱遍天际。时常想，融入这山水之间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我站在湖边，天际浩渺。人在天地之间，显得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。扎陵湖和鄂陵湖是仙女湖，藏族同胞总是将这些美丽的地方赋予感人的神话故事。此时，你会感

觉时空都静止了，一天，一年，一辈子，甚至上千年，似乎这里都不曾有任何改变。这种感觉，真的很奇妙，无法言表。

我走到湖边的观景台上，湖边到处是小小的玛尼石堆，这应该是经过的人，随手放在这些里的。风很大，将经幡吹得猎猎作响。水是绿色的，是一种醉人的绿。水极清澈，未曾有半点污染。它们在风的吹动下，形成了漂亮的涟漪。水边的石头，就静静地守候着，守候着一池心爱的碧水，亘古不变。

天忽晴忽阴，在晴的时候，湖面的水就呈现蔚蓝色。远山如黛，和着天上的白云，一切都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鄂陵湖及扎陵湖仿佛如一双明珠，两湖周边是众星捧月般的小湖泊。

夕阳西下，行走在星星海，那如珍珠般的海子，一个个在夕阳下闪着橙色的光芒，水鸟低低飞过，牛羊低头吃草，一切都那么美。星星海，原来不只在梦里，更在真实的世界中，徐徐为我呈现。戈壁上的星星海，美得那么不真实，让人还未离开，就开始想念……

无花果树上结樱桃

□河南太康 葛有杰

我家狭小的院子里有个小小的菜园，是我和妻子买水泥、买砖、拉土亲手垒起来的。妻子在里面种点蒜苗、葱、韭菜之类的小菜，角落里栽一从竹子，也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无花果树，另一棵是樱桃树。

无花果树来历不明，不知道是别人送给妻子的，还是妻子买的。我也是偶然发现小菜园里多了一棵小树，瘦瘦小小，病恹恹的，几片叶子无精打采的耷拉着，一问才知道是棵无花果树。菜园里的土不厚，下面是水泥地，这点土能满足它生长的需要吗？我不相信它能在这环境活下来。妻子笑了笑，没有告诉我这棵无花果树的来历，也不判断它是否能成活，只是没事时给它浇浇水、松松土。

它居然活了下来，第二年春天，又多了几片叶子，还是很瘦小，但是精神焕发，生机勃勃。可惜一颗果子也没有结。我也没有指望它能挂果，院子里多点绿色总归是

好事。第三年竟然结了七八个果子，落了几个，最后有五个陆陆续续变红，咧开了嘴。无花果树不容易，妻子也不容易。终于盼到这一天了，成熟一个摘一个，我和妻子也舍不得吃，全部给了女儿，看着女儿吃无花果贪嘴的模样，我和妻子笑了笑，心里漫过一股莫名的幸福。又过了一年，竟然有十几个果子成熟了，照例，还是全部给女儿吃。这时小女儿一岁多了，大女儿听话懂事，学习不错，我当教师，妻子是驻村第一书记，生活平凡幸福。

樱桃树比无花果树小一岁，它“根正苗红”，母亲是邻居家的那棵大樱桃树。当邻居送过来时，我和妻子也犯了愁，把它栽在哪儿呢？唯一的落脚点还是那个小菜园，和无花果树为邻。但是它要比无花果树枝干粗、根粗，身强体壮。菜园里的土太薄，无法满足一棵树的生长需要，我和妻子又把土扒开，用电钻把下面的水泥地凿开，把它的根埋在混合着瓦砾的土壤中。我的任务只是配合妻子它栽种好，至于能不能存活，

就看它的造化和妻子的努力了。

樱桃树在妻子的精心照顾下，健康地活了下来，郁郁葱葱，枝繁叶茂。第一年没有结果，根据经验，只要能成活，结果是早早晚晚的事，不用着急。上帝总喜欢在人们幸福生活中，添油加醋，弄得五味杂陈。没有等到樱桃树的叶子再次绽放绿色。妻子得了大病，动了大手术，终日躺在病床上，受尽病痛的折磨。有一次我回家拿东西，看到屋里屋外灰尘满地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只有那两棵树生机盎然，想到病重的妻子，我无声地哭了！

花开花落，眼泪和医学也没能留住妻子。

妻子住院期间，我不关心这两棵树是否开花结果。无花果树或许是受樱桃树的影响，或许是缺少妻子的照顾，只长出几片叶子，要想再成倍地结果，估计没戏。樱桃树倒是结了十几个，我摘下来，洗好后，给两个女儿吃。大女儿懂事地让我吃。我摆摆手，心莫名地疼！

妈妈喜欢什么

□福建福州 流念珠

有一段时间，妈妈搬来和我们同住。某天晨起刷牙，我发现洗漱间的台面上同时放着三管已经开封的牙膏——一管果香型的，一管薄荷型的，一管中药型的。两个孩子一见有这么多牙膏可选，高兴坏了，拿起她们喜欢的果香型牙膏就挤。

这三管牙膏都是妈妈买的。我对她说，“您这样，小心把孩子惯坏了。”妈妈答：“刷牙可是重要的事儿。三管牙膏里，孩子总能挑选出一管她们喜欢的，那样他们刷得就高兴、认真，牙齿也就能保护好了。你不是常说，多给孩子提供选项，她们就能把事情完成得更好吗？”

我觉得妈妈的话有理，也就没再辩解。两个孩子喜欢用果香型的那管，那一段时间丈夫总说牙龈肿痛，所以用了中药型的那管。我喜欢保持口气清新，所以多用薄荷的那管。有时心血来潮，我也用一用中药的或是果香的。妈妈喜欢用哪一管牙膏呢？我发现，她使用牙膏没有规律，有时挤中药的那管，有时挤薄荷的那管，有时也挤一挤果香的那管。妈妈的“不规律”，目的是让牙膏用量“持平”。比如有几天，两个孩子都喜欢上薄荷牙膏的清爽，妈妈就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使用果香型牙膏。丈夫使用中药型牙膏一段时间之后牙龈恢复正常了，就改用薄荷型牙膏。而随后，妈妈连着几天刷牙都用中药型那管。

不止是牙膏，家里其他同类型的东西，妈妈也总喜欢买两种以上。妈妈做的饭菜里，如果有鱼，那肯定两盘一起端出，或是煎鱼+蒸鱼，或是炸鱼+红烧鱼。如果有肉，要么炒肉片和红烧肉搭配，要么肉片汤和肉丸汤搭配。蔬菜更是如此，或是青菜+菠菜，或是白菜+包菜，或是油麦菜+空心菜。

两个孩子天天喊着“外婆万岁”，丈夫的饭量也日渐增长，这样的日子很惬意。可妈妈呢？当两个孩子大抢特抢红烧鱼时，她默默咬着炸鱼；当我和丈夫在抢夹一块红烧肉时，她却津津有味吃着炒肉片；当女儿抱怨菠菜太老时，她把整盘菠菜端到自己面前；当儿子大喊“西瓜一点也不甜”时，她就递给他一个又大又甜的苹果，自己却大口大口吃起西瓜……

“福”字里的蜜蜂

□山东威海 包洪玲

有天我出去有事，忽然下起雨，我临时躲在家门口避雨。

门是铁门，很宽。房檐往外伸出了一尺多。暂时避雨问题不大。

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耳边传来纸张扇动的声音。我好奇地抬头望过去，这一望，我直接惊住！过年时贴的两个“福”帖，有一个掀开了一角，正中间位置有一个蜂窝，不大也不小，上面有几只蜜蜂忙忙碌碌。

我确定那是蜜蜂，因在繁花盛开的季节，一些蜜蜂们总是在我家院子里，围着鲜花跳舞，飞去又飞来。我喜欢花，常常在院子里端详它们，连着这些花丛上的小蜜蜂也一并喜欢着。偶尔也会猜想，这些小生灵们也是有巢的吧？原来，它们的家就在我家大门上。

哎，门有些高，我还近视眼，不管我怎样努力踮起脚，也只能看个大概。

这些小家伙，鬼怪精灵得很！偷偷地把窝一点点地建在大门外“福”帖里边，有一种“生米已煮成熟饭，你看我聪明不聪明”的感觉。以前，发现福帖被风刮起，我会立即揭下来或者找透明胶带重新粘好。今天不能用透明胶带了，等雨小了，我找个棍子把掀过来的一角掀回去，对它们起个保护的作用。

每种生命都在努力积极地活着，带着情怀诗意栖居，有自己的价值，也有自己的小确幸。

青石街

346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